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  
第五十回 小兒女活拆鳳鸞儂 老夫人另訂鴛鴦譜

卻說大家正在一覽亭作登高會，殿春來說說姑蘇府上打發人來，請太太稟事去。柳夫人應著，便和婉香出席下去。寶珠也坐不住，便也緊隨下來，到南正院，見廊下站著幾個有職事的老婆子。寶珠因叫高升家的過來，問道：「來的是什麼人？」高升家的道：「便是前兒送花小姐來的那來喜家的和連升家的！」寶珠點首兒進去，見兩個婆子坐在煙凳上，柳夫人在上面過話。那婆子見寶珠進來，趕忙請了安。那連升家的笑道，兩年沒見哥兒便長的這樣好呢！寶珠笑笑，因見婉香不在，便道：「你見過你小姐嗎？」柳夫人道：「他剛回屋子去，安頓來的丫頭們呢！」寶珠因問：「你家老爺在湖南，可曾有信來沒有？」來喜家的道：「便本月初二來一個電報！」寶珠道：「電報來怎麼樣？」來喜家的道：「小的們也不仔細是講什麼。」寶珠還要再問，柳夫人道：「你可外面坐去，咱們有話講呢。」寶珠暗想，這光景是提親來的。因便退出，卻悄悄的站在窗外聽去。聽柳夫人道：「那你老爺來電，可曾寫明你小姐是給哪家的呢？」來喜家的道：「家太太單吩咐小的們，說家老爺來電，已給小姐許給人家了，著來接小姐家去，也不知道給的是誰家。」聽柳夫人道：「這便怪死人，你太太是什麼一個主見，既前兒咱們家求親不允，說是給了什麼同鄉，那也不能強求的。怎麼我甥女兒給了人連我也瞞著不許知道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連升家的道：「哦！府上對老爺提親過嗎，或者便是許了府上，怕現在兩邊在一塊兒不好意思，不講明的也未可知。」柳夫人哼了一聲道：「哪裡是為了這個，前兒咱們家三老爺教夏師爺對你家爺求親去，你爺一口回復了，說已在提親了，著夏師爺不必再講。回來三老爺氣的了不得。寫書子回來，教我把婉小姐送他家去。咱們兩家兒從此不提這親。還是我看先姑太太面上，不忍把好好的姐兒給你太太磨死去，既今兒已另給了人家，便是人家的人，我也管不得許多。但終究是我嫡親外甥女兒。此去，倘路上有甚差遲，我便拿這老命和你太太拚去。」說著哭了。寶珠便像兜頭一勺冷水，忍不住一陣心酸，跑出迴廊，剛到藕香住的西正院門口，早哇的一聲哭了。寶兒聽見，趕忙出來，見是寶珠。因問：「怎麼了，敢是碰了哪裡？」寶珠見問，早一陣心疼，便像斷了腸子似的，忍不住嘔了一口，撲到欄杆上去。寶兒一看，嘔的是鮮紅的一口血。早慌了手腳，忙喊：「奶奶，不好了！寶叔叔不好了！」藕香原早回了。這會子聽喊，忙跑出來，銀雁、小鵲等一乾丫頭，也蜂擁跟出來，見寶珠倒在坐廊上。寶兒在那裡哭著喊著也慌了，忙幫著喊。有半個時辰，才醒過來，只是嚎啕的哭著。一時，丫頭們報與柳夫人，柳夫人也急急的來了。一見寶珠這樣，也大哭起來。眾人不知道為著什麼，只柳夫人知道寶珠心裡，因哭著厲聲道：「寶兒你放心，有我替你作主，你不要這樣拗執了心。」因喊殿春，扶寶珠到舊日住的院子裡睡去。寶珠早哭昏了，只恁他們做弄著扶去睡了。柳夫人收了淚，回南正院來。藕香也跟了進來，見地下兩個老婆子還坐著。柳夫人盛氣，向丫頭們道：「你喊外面，把花家來的人，都留下了，叫他們著我家寶珠成了親去。」丫頭們一片聲答應，那兩個老婆子，說也不敢，陪笑又不是，只得局促促的坐著。藕香欲問又不敢問，柳夫人向藕香道：「花家稀罕有一個女孩子，一家一家的許與我瞧，咱們家難道沒有婉兒寶珠便一輩子沒處提親嗎？葉太夫人本來有話在先，軟兒、蕊兒日後都想給寶兒的，我便允這頭親事去，便你給我往洗垢庵講去，明兒便換帖子。」藕香婉言道：「太太且請息怒，有什麼再講便了。」柳太夫人不聽，便立刻叫喊轎班伺候，我自己去來。藕香不敢再說，心裡著急，怕婉香有甚長短。因送柳夫人上轎去後，便進來吩咐南正院人，不拘是誰，一概不准進園裡去。自己便先來看寶珠，見寶珠已哭得死去活來。裊煙、晴煙、殿春圍著勸他，藕香也來勸。寶珠只是啞啞，一句話也沒有。藕香坐了一會，便打樓上到惜紅軒來看婉香，見婉香眼圈兒通紅著，倒做出歡喜樣兒，在那裡指使丫頭們收書案桌兒。藕香心裡疑惑。進去，婉香迎著。藕香因道：「妹妹敢是府裡人來接嗎？」婉香道：「是呢！家太太打算湖南任上去，著人來接我家去，我也正想著家鄉。只是此去和大嫂及姊姊、妹妹，有幾天闊別。」藕香暗暗想道，原來他只知道回去，不知道這事，怪道不甚傷心，想著。因探他的口氣道：「妹妹此去，須得幾時才回？」婉香道：「也只看了。」又道：「這府裡三老爺敢也有信來？」藕香暗道：「哦！他原來這樣的想去了。」因道：「三老爺的信，卻還沒來過呢！」婉香點點頭兒。因見把書箱收拾好了，便令丫頭們上燈。忽春妍進來說：「小姐可知道，三爺病的凶呢，怎不看看他去。」藕香只做不知道，怎麼好好的病了，快我看去，說著想走。婉香便趁此道：「大嫂同我瞧瞧去。」便喊春妍掌燈，打院子後面，從樓上走下來。到寶珠房裡，見點著一盞圓玻璃罩的洋燈，寶珠坐在牀裡面哭，只裊煙一人陪著。婉香便走近來一看，見寶珠兩眼腫得胡桃似的，臉兒清減了好些。寶珠一眼見是婉香，便哭著一手兒來扯他。婉香忙退一步，見藕香已不在眼前，仍又走近問寶珠道：「你怎麼了？」寶珠哭道：「姐姐你還問我呢，我只問你哪答兒發付我呢！」婉香不解道：「我去仍要來的，你怎麼又這樣。」寶珠哭道：「你到這地步還哄我來，罷，罷。算我今兒知道你的心了。」婉香道：「啊嚇！這話怎解。」剛說著，外面有人喊裊煙，裊煙出去，寶珠見沒人了，便一手扯住婉香手道：「姐姐！你好狠心，你有人家去了，叫我怎樣？」婉香愕呆道：「這從哪裡講起，你聽誰講來！」寶珠因哭著，將剛在南正院門外聽的一席話，告訴他聽。婉香急白了臉，呆呆的道：「哦！原來這樣，這樣我錯會了意了。」寶珠見他神色大變，因道：「姐姐你也和我心裡一樣錯會了意了。」婉香呆呆的道：「我錯會了意了。」寶珠見他目不轉睛的，因著忙了道：「嚇！姐姐！」婉香不應，寶珠又扯他那隻手去。婉香一甩手道：「罷！罷！」說著便自站起走了出去，寶珠忙喊他，卻不道喉嚨早哭啞了，婉香不聽見，呆呆的認著扶梯走上了，打留餘春山房後面，回自己屋裡來。剛到窗口，聽裡面有人講話，便站住了聽，原來是軟玉身邊的寶寶和春妍講話。聽春妍道：「那你老太太可應允了沒有？」寶寶道：「怎麼不肯，本來是有這意思的，早說過，等三爺和你家小姐成了親，他便把咱們兩位也送給三爺做了二房。這會子你家小姐許了別家，咱們小姐便算正了，可會不肯嗎？」春妍道：「難道兩位小姐都肯一時許給了三爺嗎？」寶寶道：「可不是呢！說明兒就要納彩，氣氣花家來的人呢。」婉香不聽這話猶可，一聽入耳，便似一個焦雷打在心裡。一個昏悶，嘔出一口血來，沾得滿身，禁不住一個頭暈，忙立腳定了，靠在欄杆上，兜心泛起，不住口的嘔將起來。春妍和寶寶聽見，忙問誰在那裡嘔。笑春在外面聽見，先趕出去一看道：「阿嚇！是小姐呢。」寶寶、春妍都跌腳跑出來，忙著問小姐怎麼了。婉香早嘔乏了，氣喘喘的講不出話。春妍和笑春兩個，夾扶了進來。寶寶忙替鋪好了被褥，給婉香睡下。拿火照見婉香含著兩包眼淚，臉色潔白，嘴唇也發白了，只是仰面喘息著。春妍忙伸手進去，向他胸口揉著。好半晌，見那含著的兩包眼淚，才和珍珠一般滿腮兒亂滾下來，卻哭不出聲，那眼光直射在春妍臉上。春妍也覺傷心，便嗚嗚咽咽的哭起來。婉香歎口氣，轉過眼光看著笑春，又看看寶寶，便合了眼睛覺得魂靈兒從頂上透出，虛無縹緲的飄蕩出去，到一個所在。見一株大樹下坐著一個老叟，滿腮的白鬚，一手翻著一本簿子，一手拈著鬚鬚在那裡呵呵大笑。見婉香飄飄蕩蕩的走來。因道：「你是花婉香麼，你來這裡什麼？」婉香聽他喚自己姓名，暗暗怪異，細想一想，這人好似舊識。剛要問他，見那老叟笑道：「你敢是又在那裡哭，好！好！也哭出山快了。」因把簿子給他看去。婉香接來看，寫著第一案，顧媚香欠盛蓮仙淚珠五百零五斛，償訖。第二案，何祝春欠胡蘭仙淚珠三十斛，償訖。第三案，華夢庵欠林雙玉淚珠五十一斛，償訖。反欠三斛。第四案，花婉香欠秦寶珠淚珠一千零八十八斛，償訖。反欠六百二十斛，又訖。又欠二十斛。婉香看了不懂，什麼是反欠，什麼是又欠？那老叟收回簿子道：「老漢專管這些帳目，反欠是你哭多了該了償你的，他償你的又多了，你便又欠他。別人的帳，我還攪得清。只你們兩口子的眼淚，償了又欠，欠了又償，再攪不清。剛孩子們送這簿子來我瞧，我也算不清該是哪一日才了這筆帳。我特地給你看了，你打量有這么二十斛了便去不得，怕又反欠了那這筆帳，便坑死了我。」婉香因道：「我打算今兒自盡死了，不還他的了。」那老叟笑道：「死什麼，你要死，也不得死。快去吧！」婉香還要再說，那老叟指道：「寶珠來了，快去！快去！」婉香回頭一看，卻是春妍坐在自己牀沿上哭。婉香疑道：「敢是夢嗎？春妍，我可曾睡熟？」春妍回頭，見婉香問他。因道：「剛睡熟了會兒，此刻可好些？」婉香點點頭，覺得枕函冰冷的，原來是剛才的淚。想夢裡那老者說，自己和寶珠欠下的孽債，更心灰了好些。又想那顧媚香償訖了盛蓮仙的債，便死了。以外的也不知道。可見明兒自己償訖了寶珠的，也便要死。至於現在自盡，坐一個醜名，不如回家去了，把淚珠兒償完了寶珠

的，再死可不乾淨。想著，便暗暗點首。又想到，一個人只要得了知心的，何必定要嫁了他才算有情。古來多少美人不如意的多著，何況是我，又何必傷心。我只誓死不嫁別人去，便算不負他了。況我心裡有一個他，他心裡有一個我，也算滿足了，還在什麼形跡上講去。想著，倒反不傷心了。因教春妍睡去，春妍不肯離身，婉香也便隨陪著。忽又想到，我便這樣想通了，不知寶珠還想的通想不通。趁著這會子人靜，我去細細開導他一番，可不要哭死了，倒教我欠上他多少淚珠兒債。想著，便和春妍講，要去勸他的話。春妍教婉香不要去，婉香哪裡肯聽，早掀過被兒起來。春妍苦勸道：「小姐身上病著，可不要舍了自己性命，倒管人家去。」婉香見說出人家兩字，因氣起來道：「這個你哪能替我恨寶珠，歸根是咱們家負了他家的。他太太待我和一家似的，寶珠待我又和一個人似的，這人家自己從哪裡分起呢。」春妍終怪著寶珠，因婉香這樣說，便也不拗他。喊海棠掌了燈，自己攙著婉香起來。不知婉香去與不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畢竟桃花應薄命，可憐芍藥贈將離。